



NATIONAL GEOGRAPHIC

美国国家地理 摄影大师



弗兰斯·兰廷

[荷] 弗兰斯·兰廷 著
王正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

时尚
TRENDS

NATIONAL
GEOGRAPHIC
华夏地理杂志

C14014125

K837.125.7

07

V3



NATIONAL GEOGRAPHIC

美国国家地理 摄影大师

弗兰斯·兰廷

[荷] 弗兰斯·兰廷 著
王正 译



K837.125.7
07
V3



浙江摄影出版社



时尚
TRENDS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



北航

C1701022

Master of Photography: Lanting

Copyright © 2010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contents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is prohibited.

浙江摄影出版社拥有中文简体版专有出版权, 盗版必究。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3-18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大师. 弗兰斯·兰廷 / (荷) 兰廷(Lanting, F.) 著; 王正译.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514-0432-7

I. ①美… II. ①兰… ②王… III. ①兰廷, F.—自传②兰廷, F.—摄影评论 IV. ①K835.635.7②J405.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9728号

责任编辑: 程 禾

王嘉文

特约编辑: 王春泓

装帧设计: 陆婉仟

责任校对: 程翠华

责任印制: 朱圣学

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大师 弗兰斯·兰廷

[荷] 弗兰斯·兰廷 著

王正 译

策划引进: 北京时尚博闻图书有限公司

<http://book.trends.com.cn>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电话: 0571-85159646 85159574 85170614

网址: www.photo.zjcb.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7.75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0432-7

定价: 60.00元



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大师 系列

史蒂夫·麦柯里

Steve McCurry

麦可·山下

Michael Yamashita

弗兰斯·兰廷

Frans Lanting

克里斯·约翰斯

Chris Johns

乔尔·萨尔托雷（即将出版）

Joel Sartore

约迪·科布（即将出版）

Jodi Cobb

尼克·尼科尔斯（即将出版）

Nick Nichols

比尔·阿拉德（即将出版）

Bill Allard

戴维·杜比莱（即将出版）

David Doubilet

保罗·尼克伦（即将出版）

Paul Nicklen

安妮·格里菲思（即将出版）

Annie Griffiths

詹姆斯·斯坦菲尔德（即将出版）

James Stanfield



北航

C1701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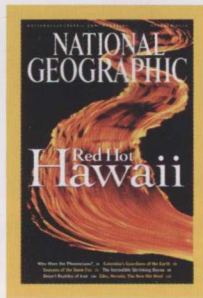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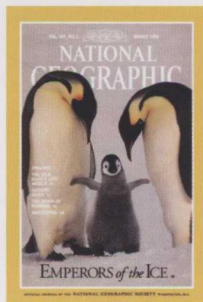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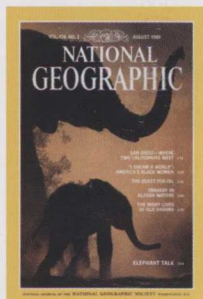
美国国家地理 摄影大师 弗兰斯·兰廷

科特·穆切勒，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部主任

在摄影大师系列中，我们为最资深的供稿摄影师的精湛技艺而喝彩。弗兰斯·兰廷是自然历史领域的顶尖人才，有着“科学家的头脑，猎人的心和诗人的眼睛”。这个评价来源于我的前任托马斯·肯尼迪。肯尼迪指的是弗兰斯对自然世界的非凡把握。他的工作风格与其他走专业化路线的记者没什么区别：他参加学术会议，站在研究前沿；他与拍摄相关地域或学科相关的科学家保持联系。弗兰斯在讲故事方面既条分缕析又注重整体，他经常思考某一物种如何反映了更加宏大的主题，或者是进化的因果关系。20世纪80年代，他在拍摄南乔治亚岛的野生动物时迷上了信天翁。经过多年的兜兜转转，他于200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信天翁这种神秘鸟类的深度特写报道。“对他来说，报道发表并不代表着终结。”一位编辑如是说。

美国《国家地理》在世纪之交推出评价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专刊时，我们曾向弗兰斯求助，请他对相互关联的主题进行设计，并为大部分报道提供照片。他的另一开山之作是在马达加斯加的拍摄工作。他在那里拍下了以前从未拍摄过的野生生物照片。马达加斯加的一些动物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那里是一处时光遗忘的角落——这是弗兰斯特别擅长的拍摄题材。新西兰大蜥蜴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爬行动物，他的这幅照片刹那间让我们回到了地球的远古时代。

这种照片看起来不难拍摄，似乎他只需走到现场、按下快门就能搞定。仿佛一篇美文你可以一气呵成，根本不需停下来思考这两三句话需要花什么心思或技巧。其实，这并不简单。弗兰斯的工作环境挑战性很强，需要大量研究、规划和自律——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精美的窗口，让我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世界奇观，却又很容易将这些视作理所当然。在本书中，我们向弗兰斯·兰廷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所展现的精湛摄影技术致以敬意。



弗兰斯·兰廷拍摄的封面报道涉及大象、帝企鹅王国和夏威夷的火山喷发。

从亚马逊到非洲 ——野生动物的使者

弗兰斯·兰廷

我颤巍巍地站在树梢，一个闪电就可能将我劈倒、躲一下蜂群就可能掉下来——此时我却最为兴奋。作为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这些迹象确定无疑地表明我已经将现代文明甩在后面，进入了我的学科领域，甚至到达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锻炼。当我第一次接到任务去拍摄秘鲁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金刚鹦鹉时，我必须设法达到树冠的高度。我需要定制一个25米高的脚手架——卡车载着一吨钢材翻过安第斯山，接着经货运独木舟运往上游。然后我和团队追踪着金刚鹦鹉，一遇到远处的鸟巢、果实累累的树和鹦鹉啄食的黏土坡，我们就立马将拆开的铁塔拼装起来——如此反复，忙得不亦乐乎。有时我在拍摄时，空中到处都是叮人的昆虫，哪怕是随手拍死一只这样小小的昆虫，也会让它们蜂拥而至。不过最恐怖的时刻是暴风雨席卷而来，我才突然意识到这架铁梯子就是一根巨大的避雷针。天空一旦阴沉，我就从梯子上下来，以免招来雷击。

这些极为偏僻、无人去过的地方往往蕴藏着丰富多彩的生命形式——于是我就被深深迷住了。在这些困难的环境中穿行很刺激，但有时也很危险——而且肯定不会舒服。在南极洲零下40℃的条件下拍摄帝企鹅时，我戴了好几层手套，每天夜里将相机塞进睡袋里，以免相机冻坏。只有一次我脱掉过手套，那是为了调整一下相机的机械部件，一分钟内我的指尖就冻僵了。一个月后我离开南极洲时，指尖还没有恢复。我在夏威夷的一座活火山顶上睡觉时，遇到了一次既恐怖又神奇的危险经历。睡袋下的地面滚热，整夜隆隆作响，仿佛我们在一个酣睡中的巨型哺乳动物旁边扎营睡觉。不过虽说感觉很奇妙，我们还是要戴着防毒面具，抵御弥漫的毒气。

不过，这些后勤方面的麻烦事我都愿意忍受，因为它真正反映了我为这份工作的目的：我要做一个野外环境和野生动物的大使。在过去30年中，我的使命是拍下能够感动读者、教育读者的照片。我在照片中力图达到的一点——也是最难捕捉的——就是亲密感，而不仅仅是拉近距离。在我看来，只有让动物误以为我不在场或者至少没有妨碍到它，才会产生亲近感。我希望犀牛或狮子和平时一样活动——看到它们全神贯





在秘鲁一个高耸的铁塔上，弗兰斯·兰廷拍到了一只飞行中的羽翼初丰的深红色金刚鹦鹉。



“仿佛你穿越时光，看到地球诞生之初的模样。”兰廷在拍摄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时如是说。



注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我的目标。在非洲的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一连好几天老老实实就坐在水坑边，这里是狮子、大象和其他动物聚集的地方。不久，我就成了固定物体——它们完全接纳了我的存在，就像在栖息环境中彼此接受一样。因此，我就能走近它们——有时为了拍摄方便而走得太近——拍下一头在附近饮水的巨型非洲象，有时拍下一只死劲儿瞪着我的牛蛙。如果从远处拍摄，是不可能拍下这些照片的。为了避免破坏任何自然环境的平衡，我尽量轻手轻脚，能不动就尽量不动，衣服的颜色让我融入周围环境中。第二天我可能还是穿着同样的衣服——第三天继续穿。这些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因为当我融入整体环境，便可以拍到那些最优秀的野生动物照片——虽是日常行为却充满视觉张力，令观众不禁驻足。

为了拍好某个风景或物种，我会向当地追踪动物的猎人或向导求助，因为他们往往对身边的自然世界有着实际的、直觉的理解。为了靠近金刚鹦鹉，我雇了一名来自安第斯山高地的克丘亚族印第安人作为野外助手。在塞内加尔的黑猩猩活动路线上，一名当地追踪猎人带着我徒步行进，在2个月内走了800公里路。天刚亮，我们就背上20公斤的背包离开营地，天黑以后才回来，花了这么多时间，只能换得每隔一天30分钟的可拍摄时间。发现黑猩猩的关键是要让它们冲我们过来。这意味着要按照它们的方式来研究森林——找到水源地和果实累累的树木——以便待在黑猩猩下一步可能要赶来的地方。追踪与真实的发现结合起来便愈发刺激。在20世纪80年代的马达加斯加，我陪同一位生物学家，他发现了当时文献中尚未记载的金色竹狐猴。19世纪的博物学家曾经在文献中提到过这种狐猴在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家，但这事后来就被忘记了。我荣幸地第一个拍下了这种狐猴。报道发表后，马达加斯加旅游部长还被另一个出乎预料的视觉效果震撼了——当地称作“黥基（tsingy）”的石灰岩针林景色。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这座岛上还有这样的风景。今天，“黥基”在国家公园内也得到了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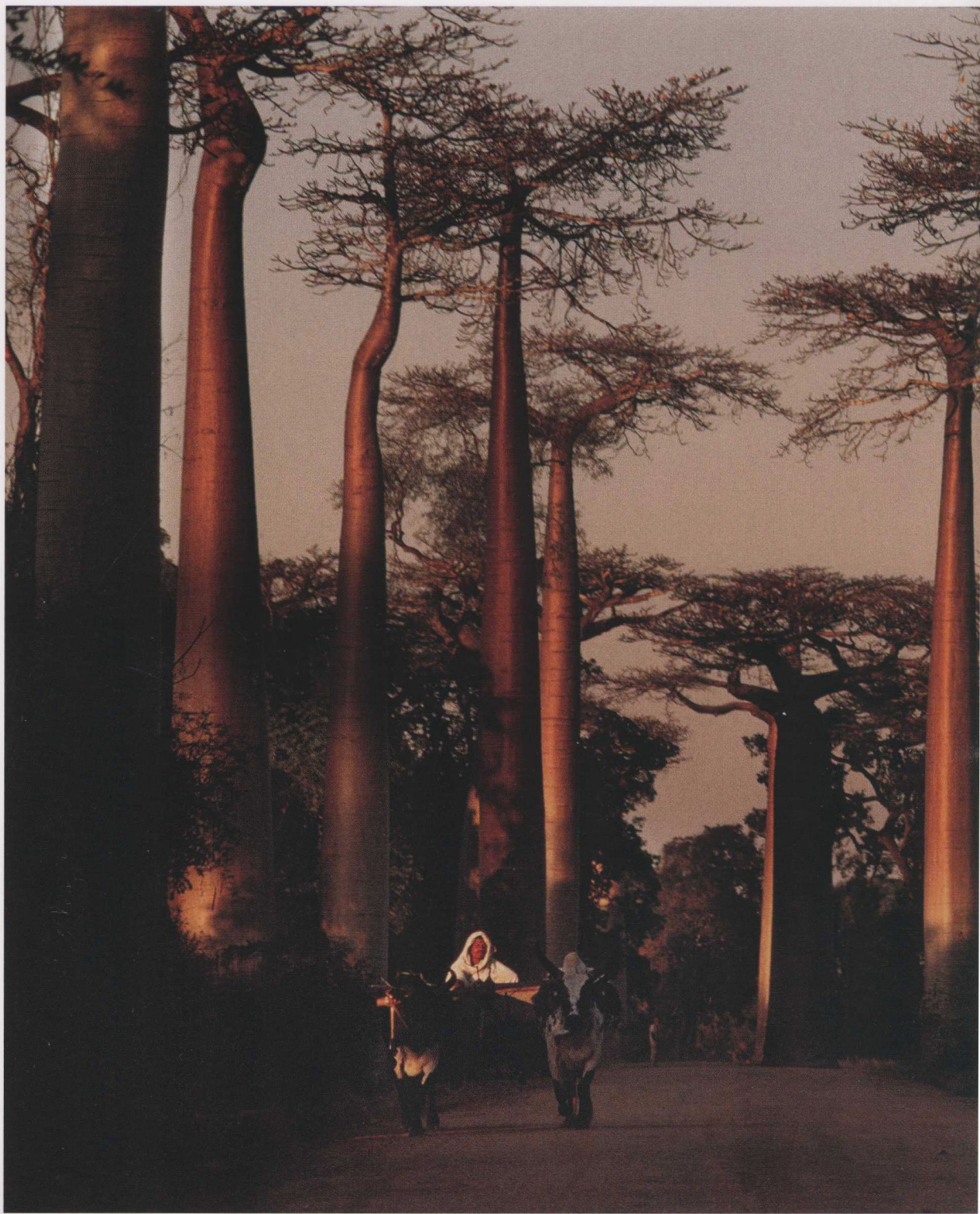
我可能擅长将读者注意力吸引到某个地方或物种上来，而科学家会夸赞某一生态系统的神奇之处，但其实当地居民才往往在维护生态系统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决定家乡的命运——无论是保护还是大肆开采宝贵资源将其毁坏。我尽力设法让当地居民团结起来，并激励外部世界的其他人来保护我们的自然财富。我依然希望我们可以在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平衡——也希望有更加可持续的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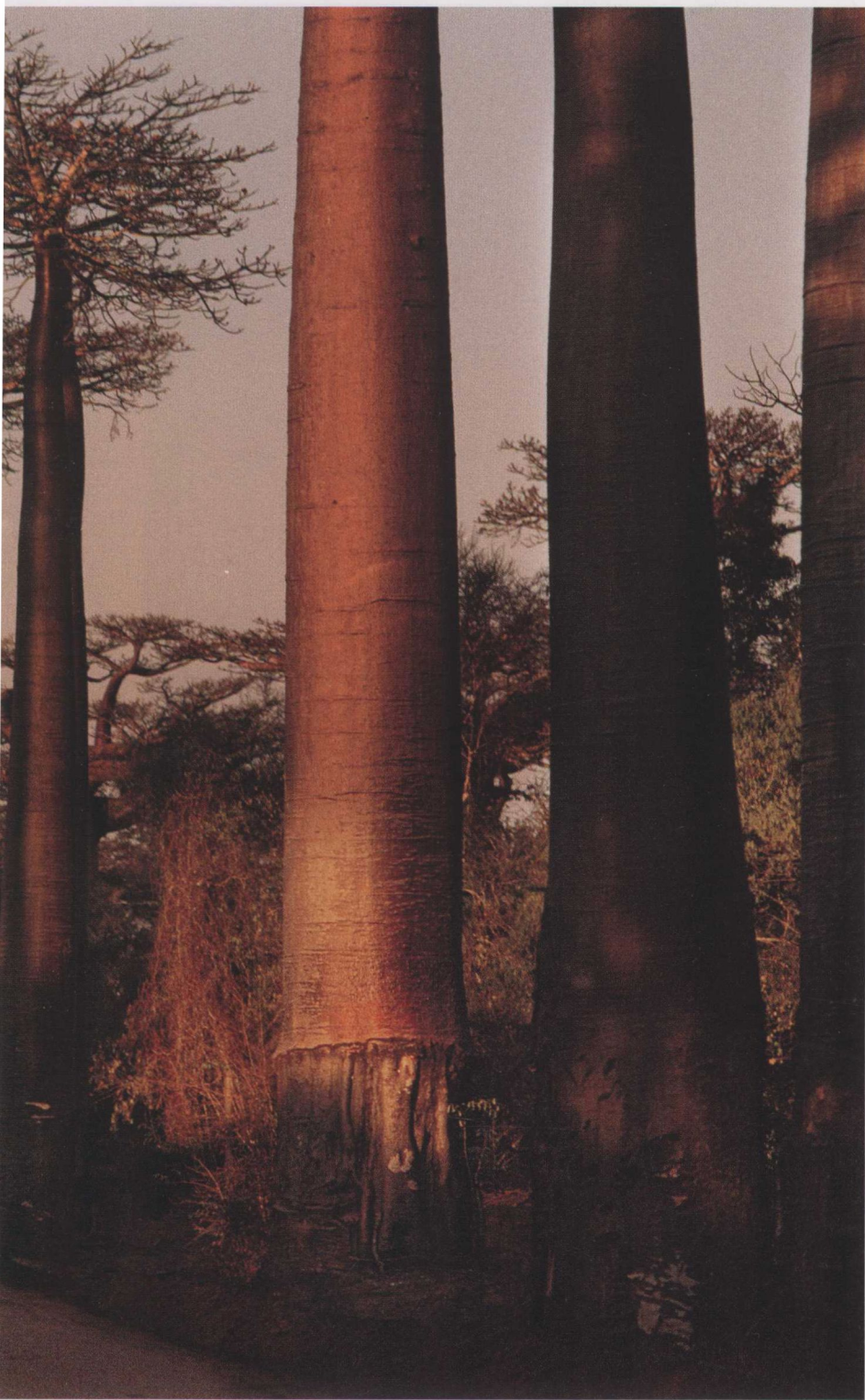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岛于1.65亿年前与非洲东部分离，成为物种进化的实验室，岛上遍布着无数绝无仅有的动植物。世界上半数的变色龙品种都在这里，包括短角诡避役（*Brevicornis*），它可以将舌头伸长到自身长度那么远的距离来捕食猎物——这是兰廷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的首批照片之一。









猴面包树生性耐旱，可以适应每年只有四个月下雨的环境，趁下雨时拼命吸水以度过旱季——它们海绵般的树干直径最高可达十米。尽管一般认为猴面包树是非洲大陆的特有树种，但那儿只有一个品种，而马达加斯加却有六种猴面包树。





巨型狐猴的遗骸诉说着和一种更加聪敏的灵长类动物竞争的危险，即人类。在过去一千年中，14种狐猴灭绝了。在结束于500年前的一股生物灭绝浪潮中，马达加斯加岛上多种大型动物消失了，包括人类已知的最大的鸟——隆鸟。如今隆鸟的蛋依然偶有发现（上）。



鯨基·德·贝马拉哈自然保护区高达30米的石灰岩针林将下面峡谷中的生物群落与世隔绝，创造了部分特殊物种的进化孤岛。一只早已适应了锯齿般尖峰的冠狐猴（右）——正准备去树梢大吃特吃——在人类基本无法逾越的环境中纵横驰骋。

